

# 神寻回我

义军

我名叫庞义军，生长在中国山东北部的一个农村。最早的记忆与文化大革命有关，而全部的教育都是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，到我大学毕业时，自己感到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似乎自己的知识已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。那些年里从不相信在可见的世界之外有什么存在，农村里时有“大仙治病”、“某神下凡”之类的迷信活动。外祖父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是一个聪明的匠人，我非常崇尚他对所有“仙人”的挑战，“你去摸一摸外面的高压电线给我看，如果你不被电死，我就算你是真的”。在大学时“青年日报”兴起过人生意义的讨论，结果也只是让年轻人做个好公民。不认识神也不想去认识神，因为心里充满了骄傲，从学英语教材上读到耶稣，也只是把祂当成与希腊神话故事一样，好像那时偶尔认识相信耶稣的人，都是妇女或是没有文化的人。

当我来到美国亚特兰大，受到教会里人们的关照并邀请去查圣经时，只是碍于情面，又想想去学习英语也不错。第一次改变我对信耶稣的看法是教会组织学生、学者去佛罗里达旅游，住在当时教会联系的Host Family 家，一个四口人的小家庭，住房不豪华但很温馨舒适，家主是音乐博士、老师，太太也是老师，一女一儿，非常美满。当晚饭后，听他们谈神的事，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时，那位先生泪流满面。我当时没觉得我有什么罪，当然耶稣的死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心里稀奇，一个受过这么好教育的人如何被一个说教所牢笼。

另一件事是CDC流行病学最高行政长官退休时的讲话，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流行病学家，在大礼堂的欢送会上，他面对几百位同事说，他退休后要去全时间传耶稣。又一次令我惊奇，这位令人敬重的学术前辈，竟不选择世人眼中更光彩的事而去传耶稣，而这件事一定是他生命中最想做的事。一年后我搬到 Texas 的一个小镇，在亚特兰大关照我的那位基督徒为我联系好了教会，礼拜天会有人来接我去聚会。那时同我一个实验室是北京来的一位大夫，他比我年长，经历过文革，我们都有一本中文圣经，我们俩人都是只身一人，妻子、儿女在国内，业余时间很多。记得我们当时在一起谈话内容之一是批判圣经，心里对信神这件事一片漠然、不肖一顾。

有一天，亚特兰大关照我的那位基督徒打电话给我，他们要路过我住的地方，要在中午时进来看我，一家四口中午到了，一起吃了午饭，先生说“我们该上路了，还有近八个小时的路程要赶，我们一起祷告吧”。在亚特兰大查经结束时，他总也祷告，我们只要说“阿们”就结束了。可是那天，先生祷告完了，妻子又

祷告，妻子祷告完了，大家都还低着头，大约一分钟吧！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象是过了一年。我想这是怎么了！是等着我祷告还是怎么地？一这样想心里就咚咚直跳。我从没祷告过，也不会祷告啊！可又一想，人家这么大老远来看我，有让我祷告这意思，我就祷告吧！一闭眼用英文说“天上的父”下面祷告的词，也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我的眼泪哗哗的流下来，心里被极大的温暖所充满，后面的祷告词也说不清了。先生、妻子也都陪了些眼泪就上路了。

一年多以后，我的妻子、女儿与我在西雅图团聚，那时我的心已渴慕这福音，不久我和妻子一同受浸归在神羔羊的名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心就是从祷告流泪那时起就不再刚硬，被神的爱得着了。之前我的理念只使得我刚硬、骄傲，神却悦纳我那么一短暂的俯伏，把祂的爱浇灌我，使我这样一个悖逆、罪恶的人与祂的荣耀有份。

## 一路蒙救主引领

在过去我们得救后15年中，搬过五次家，其中三次是横跨美洲大陆。当我读完PhD要从西雅图搬到Baltimore, Maryland 做 post Doc, 收入很低，关心我们的人都担心我们一家四口如何生活，当时我们好好的在神跟前寻求，弟兄姐妹也都为我们祷告，神为我们开了这条路，我们就无所畏惧的去了，心里非常坦然。在Baltimore 两年，得到了当地弟兄姐妹的扶助、爱护，之后又从Baltimore 到Portland Oregon, 一家人乘租来的大卡车，装上全部家当，七天的时间平安跨过美洲大陆，到 Oregon那天，弟兄们已等候着给我们搬东西。从表面上看每次搬家都直接与我的工作有关，但每次的细节中都有神的恩典和祂的美意，也有祂所预备的功课。

在从Baltimore搬 Portland前一个月，我在准备医学院资格考试（Medical Board），当时心里就发狠，想以一个月的时间全力以赴的复习，就一定能考过，结果第一天我去复习中心学习就胃出血晕倒了。之后的一个月是住院恢复。家是按时搬了，原来的学习计划却是一点也没完成。之后思想这段经历，意识到神不喜悦我逞血气之能，祂这样管教并没有耽误我通过考试，而且神祝福我所做的，在申请住院医位置的过程中，看到祂的手所成就奇妙的事，在我们从Portland搬家去Vermont时，妻子和我都清楚知道这是神恩待我们，所以在之后5年时间中经历的艰难都没有使我们丧气。

## 神应许永远生命的荣耀

得救是认识自己的开始，神光照我使我看到自己的恶行，看到自己的残缺，在这之前自以为是一个行侠仗义、对得起人的人。但在神的荣耀前，自私、冷漠、欺骗、坏脾气……一无是处。我求神改变我，神也使我在救恩里得安慰，不再受控告，同时也教导我，在基督里我已经有了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得胜的地位。一段让我最苦恼的日子是住在Baltimore，那时妻子总是指责我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，而我当时却是一片热心，羡慕全家服事神的荣耀样式，但我所行的在自己的妻子面前站立不住。发脾气或是不能善待自己妻子的时候，就深感失败。然而神让我看见祂所赐的得胜的地位和向世界、向罪死的能力，每当我无力时，就来到父神跟前，我就看到主耶稣的荣美、看到神的荣耀。神就是爱，如果我们活出了神的爱，祂就得了荣耀。我明白了神的爱不是单对某一类人，神的爱是一种根本上的品质，这个爱是如日头一般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我深深地渴慕神的爱。我的妻子、同事却是我生活中的镜子。“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”，我深知道神给了我救恩，也应许了一个新的荣耀的生命，愿神的恩典和怜悯使我一生都走在这条有盼望的路上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